

河南青年文学创作选集

河南省文联编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内部发行）

小说散文选辑

春花

河南人民出版社

河南青年文学创作选集

小說、散文选輯

春 花

河南省文联編

河南人民出版社

河南青年文学创作选集

小说、散文选粹

春 花

河南省文联编

*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郑州市行政区经二路)

河南省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壹号

地方国营洛陽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河南分店发行

*

豫选书号: 505

787×1092 1/32 • 5 3/4 印张 • 117,000字

1956年11月第1版 1956年12月第2次印刷

印数2,117 20,688册

统一书号: T10105·46

定价: 5角4分

編輯說明

自全國第二次文代會以來，由於黨的領導和各方面的關注，我省的文學創作獲得了一定的發展。特別值得重視的是涌現出來相當數量的有才能的青年作者。他們滿懷着對生活的熱愛，寫出了許多生動的作品，不僅教育和鼓舞着讀者，推動了我們的建設事業，給我們的生活添了光彩，同時也給我省文學事業的發展和繁榮，开辟了無限廣闊的道路。為了檢閱我省近年來青年文學創作的成績，鼓勵青年作者相互學習，特在河南省青年文學創作會議召開之際，編印這套選集，定名為“河南青年文學創作選集”。

收入這套選集里的，是從1953年全國二次文代會以來，到1956年9月這三年中，我省報刊上發表的和我省青年作者在國內其它報刊上發表的比較優秀的作品。按小說、散文、詩歌、劇本、說唱文學等文學樣式，分編為四輯，計小說、散文兩輯，詩歌一輯，戲曲一輯，共四十餘萬字。在內容上，我們注意到題材的廣泛性，使能從更多方面來反映人民的生活鬥爭。有些作品，如李淮同志的“不能走那條路”、“孟廣泰老头”，南丁同志的“檢驗工葉英”等，雖然比選集里所選的他們的作品有更大的社會影響，但由於已經一再出版，為讀者所熟知，這次選編時，就沒有再收進來。

“河南青年文學創作選集”的作者，大多是三十歲以下的青年，也選取了一部分三十多歲而從事創作時間較短或工農業余作者的作品。因為編選工作時間匆促，重要作品一定還會有遺漏，或取舍不妥的地方，希望作者、讀者給予批評和指正。

河南省文學藝術工作者聯合會
1956年9月

目 次

这一天夜晚	南 丁 (1)
病	鄭克西 (12)
春花	馮金堂 (22)
一心入社	穆 鎡 (36)
大風暴	何永惜 (48)
不能再等了	彤 衛 (69)
點种	耿振印 (78)
深山擒匪記	洪 潮 (90)
春天里的泥濘	白 鋼 (104)
批評之后	朱祥彬 (147)
寓言四則	
黃牛和母雞	孫 杰 (155)
手指的爭論	陈家灼 (157)
“照前顧后”	乔典运 (159)
小燕兒的春天	乔典运 (160)
森林夜話	李 准 (162)

这一天夜晚

南 丁

这一天夜晚，洛河大堤上激動得好像火熱的戰場一樣。

兩天來都是這樣，日夜不停的飄着牛毛細雨，路好像澆了油，弄不好就摔個跟頭。

洛河大堤決了的兩個口子，就好像兩個大張着的，要把這世界上的生靈萬物全都吞噬了的老虎嘴一般。從這兩個口子流進來的洪水，成了一片望不到邊的汪洋大海，淹沒了十來萬畝田地，圍困了成百個村莊。

儘管從各區動員來的成千民工勇敢奮鬥，可是在這樣的天氣條件下，又完全依靠笨重的體力勞動，堵口工程就進行得很慢。

這一天夜晚，和昨天夜晚一樣，依舊是張嘴不見牙。沒星沒月，它們都叫這黑色的天空吞食了。

工地上，從這個缺口到那個缺口二百公尺遠近的大堤上，排列着數十盞汽燈，把工地照得明晃晃的。

高來旺已是連續三十六小時沒有休息，他回到村莊吃了兩塊干烙饅，喝了兩口水，又把夜班的民工帶了來。高來旺的身材並不是很細，可是因為他的個頭長得特別的高，比普通人總要高出一頭多，就給人一種好像一根旗杆的印象。他的兩眼通紅，就好像叫火燒了一樣。他跨着大步子，一扭一

滑的來了，民工們有緊緊跟在他后面的，有稀稀拉拉的落得老远的。

剛到現場，就聽到隔着缺口的那段斷堤上傳來了廣播聲：“各鄉帶隊的支部書記趕快到這裡來開緊急會議。快來開緊急會議……”

高冰旺從缺口處已經壘起的麻包上，走到了那段斷堤。會議是指揮部臨時召集的，主持的就是高冰旺所在的那個五區區委書記朱明同志。平常朱明說話總是一句一頓，用他那小小的眼睛和他那大張着的嘴同時瞪着一个人，好像是要征求別人的意見或等待人家回答似的，可是，今天晚上，他說話很急，第一句話沒說完就連忙要用第二句話來補充。他的額頭上掛滿了水珠，也分不清哪是雨水哪是汗水了。平常他說話是不大愛用手勢的，可是，今天晚上，他的兩只手老是上下左右的在空中砍來砍去。他說：

“情況很危急，長水來了電話，那里下了暴雨，流量是二〇七〇，比決堤時小不了多少，而且暴雨繼續下着，水仍繼續上漲……”

朱明看了看表，接着說：

“現在是八點，估計洪水在夜間一、兩點鐘要到達這里。指揮部的要求是把現有的工程再加高一公尺，一是要擋住這次洪峯，二是保住已做起的工程。把日班民工全體動員起來，幫助抬土，裝包壘包，打樁，再去一部分民工把各鄉壘來的樹枝抬來。八點到夜間一點是五個小時，是我們戰勝洪水的關鍵，必須抱定完成任務的信心。水位標尺那里有人看守，如有危險水位那里發出信號槍，未听槍响，一律不准撤退！”

命令傳達完了，朱明照老習慣問了句：

“大家有什麼意見？”

共產黨員對命令還能有什麼意見。

高來旺心想：只要能堵住口子，就是把我裝在麻包里壘在那里，我也是毫無怨言。高來旺對洛河水，完全是一種憤怒復仇的感情，一想起前天李四娃因為搶險被水沖走，至今還未尋到下落，他的心就憤怒得顫慄起來。高來旺在朝鮮前綫打過仗，見到自己的戰友被美國鬼子的子彈射中時，他就是這種心情。這種感情完全支配了他。高來旺癡想了一下，腳步不由得抬慢了兩步，幾乎滑跌了一跤，才使他猛醒過來。

高來旺老遠就聽見民工們已在那大喊大叫的干開了，裝包的、縫包的、抬包壘包的，配合得很好。趙黑子這個分隊長總是揀最重的活干，不停歇的抬包，這個粗壯的黑油油的壯年人，干活時總是不說話。昨天搬石頭時，再大的石頭也要自己搬，以至上午左手腕叫砸腫了，下午腿上又叫石頭砸掉了一塊肉。醫生給他簡單包紮了過後，勸他休息，他也沒說休息也沒說不休息，仍領着他的分隊干起來。他並不用言語來指揮他的分隊，而是用自己的模範行動來指揮他的分隊的。分隊里誰要是想偷懶，他也不說什麼，只是用眼睛狠狠的盯那人一下，人們大都是經不起他這一眼的。

來旺悄悄把黑子叫到了一邊，把緊急會議簡單和他說了說，黑子也沒說是也沒說不是，也沒點頭也沒搖頭，也沒說要完成任務，也沒提出什麼意見，站起來就仍去干他的活了，就好像他是一個根本不會說話的啞巴一樣。來旺很摸黑子的心地，很喜愛他這種性格。

高來旺和趙黑子交代了過後，提着馬燈快步的回村莊去帶日班的民工了。

民工住的滿街都是，從東頭到西頭，差不多每個大門過道里都塞滿了，像一布袋一布袋糧食似的橫三豎四的倒在那里，呼呼嚕嚕的睡得正香甜呢。高來旺踏着泥濘摸到了分隊長張同順住的那個過道里，把他搖醒了，他咕咕嚕嚕的罵了句，惺忪的眼睛還未完全睜開，又翻過身去，來旺給了他一拳，他才坐了起來，嚶嚶怔怔的不知說了些什麼。張同順矮矮的個子，短短的脖子上長了一顆窩瓜頭，從臉上很少看出什麼表情。他嚶怔了過來，一見是來旺，才露出了一絲笑，想開口說些什麼，還未來得及，就聽見來旺斬釘截鐵的說：

“趕快把你分隊的人集合起，帶上堤，有緊急任務。”

張同順心里想說：“操他奶奶，不要命了，想給人整治死呢……”可是阻沒有張，慢條斯理的披上了小褂，無可奈何的隨着這個大個子來旺出去集合人了。他跟在來旺後面，眼睛平視出去只能看到來旺的後背，兩條短腿一拐一拐的常常叫拉得老遠。

把民工集合在一個過道里，來旺看着這一個個熟識的面孔，都挂着疲倦。

“今天晚上又得叫大家受累了，有緊急任務。咱來是救六區的老百姓的，誰也不是來游逛的。指揮部的命令，今天夜里要總動員，除了病号，人人都得上堤！”

說完，沒等大家說話，就首先跨出了大門，不想背後誰說了句：“我不能去，肚疼！”來旺一听知道是王祥聚，腦子猛地閃過前天李四娃被水冲走時王祥聚所表現的怯懦、自私的樣子，這同是兩個青年團員，怎麼會這樣不同！他一听

是王祥聚，就知道他是裝洋蒜。來旺本能的、好像炸雷般的吼了起來：

“別裝蒜！死不了你，跟我走！”

王祥聚好像被這炸雷般的語言打暈了，大腦里嗡嗡直响。他挨挨摸摸的站了起來，拿起了鉄鉞，跟在大家後面。

大家跟在這樣一個三十六小時沒休息過的共產黨員後面，跟在這樣一個尊嚴的大个子後面，能有什麼可說的呢；有滿腹怨言的，咀也很難張開。

工地上正熱鬧，人們在細雨濛濛中走動着，滑跌着，叫喊着，謾罵着，好像一鍋滾開的水那樣沸騰不安。廣播從空中哇啦哇啦的嘶啞着嗓子叫喊，這叫喊壓倒了一切：

“趙黑子分隊！趙黑子分隊！你們的工作效率已經提高了一倍，你們為人民立下了功勞，六區老百姓永遠忘不了你們。希望你們再加一把勁，抓緊時間，戰勝洪水……”

這個表揚和鼓勵，使趙黑子分隊頓時更加熾熱了起來，可是，趙黑子好像並無多大反應，也沒借着廣播來給大家再打打氣，只是步子加得更快，不停歇地抬他的裝滿了土的麻包。

來旺又來到工地。他的動作好快，還沒用了五秒鐘的時間，小褂、褲子、鞋子就都脫掉了，赤條條的一絲不掛，人們可以看到他的兩條大腿上，各有一塊已痊癒了的槍傷。來旺兩只手一手拿起了一根木樁，那麼輕巧，就好像那不是木樁，而是兩根無足輕重的秫秸稈一樣。他一邊走着，一邊頭也沒回的說：

“第一小組，第二小組的一半，跟我來打樁，扛上樁子，拿上油錘……其他的幫助裝包、抬包。”

十五个人扛上了樁子，拿着傢伙，魚貫的跟着他。麻包上更是滑的不行，走到尽南头，來旺一下就跳進了水里，就好像他是猛不防突然从麻包上滑到水里去似的。水截腰深，可是還沒漫住來旺的大腿跟呢。好涼啊！好像有無數个細小的小虫，在啃咬他的細胞似的，來旺打了个寒噤，起了一身雞皮疙瘩。

來旺站穩了脚，用火燒的眼睛扫了下一字排列開的站在麻包上的民工們，簡捷的說：

“好涼快。再下來五个人扶樁，留在上面的十个人打夯！四十多公尺寬的缺口，四十根樁一个鐘头打完。”

朱明來回逡巡着，从这个口子經過断堤走到那个口子，又从这个口子折轉回來，簡短的說些鼓勵的話。又常常的走到水位标尺处去看看水位，不時的看看自己的夜光表的秒針的跳勁，他的心也相应着愈來愈緊張的跳動起來。

从水位标尺可以看出水在慢漲。……

水在慢漲！在水里扶樁的人特別感覺到這一點，水已上升到來旺的腰部，比來旺矮的人在水里已站不很穩了。可是，打樁可以說進行得很快。

朱明从水位标尺处走到缺口，看見張同順在一頓一頓的裝包呢，那一臉的神情，是不滿加不滿，無氣無力的，就好像兩天兩夜沒休息的不是來旺而是他似的。这个小商人出身的分隊長，昨天抬石头時，連石头也沒摸一下，尽在指手画腳的“指揮”，今天就光揀最輕的裝包的活干。朱明想說什麼，一下閃起了这样一个思想：人是各种各样的，在斗争中特別可以明顯的看到這一點。朱明往張同順近边走走了走，張同順見到了朱明，緊裝了几畝，朱明很是噁心，連看也沒看他，

就下去檢查打樁的情況去了。

樁子已打起了三十一根，根根都是搖撼不動的。

麻包又壘起了一層半，就是說還有一半的工程。

朱明的夜光表是十一點零五分，就是說洪峯到來的時間是一秒秒的逼近了。

必須再加一把勁！

從眼前來看，可以看出在勞動組織上的一個重大缺點，就是互相配合的不好。抬土的、裝包的、抬包的力量不均衡，土是足夠今夜使用的了，而已經裝好了的麻包也積壓了不少，抬包的人太少，趕不上去，問題就在這裡。必須集中加強抬包的力量，停止抬土，把抬土的民工調來；裝包裝到一定的時候，也可停止，全部力量集中到抬包壘包上。朱明做出了這個及時的決定，工程進行得果然快得多了。

可是，這個天，卻又灌下大雨來。

下了暴雨，刮了大風，扯起了閃，轟起了雷，洛河起了浪頭……暴雨重重的打在人們的頭上和身上，人們再也睜不開眼來。大風把汽燈刮得瘋狂的轉圈，搖擺，汽燈變成昏黃昏黃的了，工地頓時變得昏暗起來，閃電就好像在人們的頭髮梢上扯着，那麼近，雷聲轟隆隆的，使人懷疑是近邊的堤又決口了……水位標尺那里，這一剎那間就漲了一公分。

人們停止了工作，披上了麻包片，擠成了一團。有些是抬步挨挨摸摸的想往回走了，走在前面的是那個長着窩瓜頭的。

“回來！”

突然從壘起的空麻包片上傳來了一聲叫喊。這人從頭髮到腳後跟渾身都是水淋淋的，他就是朱明。他屹立在大風大

雨中，瞪着他那小小的微微發黃的眼睛，雨水快速的从他臉上流進了他的脖子。他什麼也不理會，闊闊的咀巴噴出了火一樣的語言：

“我們遇到最大的困難了！大風大雨；洛河水漲得也很快，時間也緊迫，這個時候，我們不能撒手不管，不能叫大風大雨吓跑，不能叫六區的老百姓再遭一次殃，萬萬不能！……”

來旺打好了最後一根樁子，三步兩跌的爬上了堤岸，一躍就到了麻包片上，這人滿身的泥漿，就好像才從洛河底下鑽出來的巨大的泥鰍似的。他赤條條的站在高處，好像是壓不倒扯不斷，不可搖撼的旗杆一樣。

來旺嘶啞着嗓子叫喊着，叫喊聲蓋過了呼嘯着的風，蓋過了轟轟鳴响着的雷，透過了雨幕，傳進了人們的耳朵里：

“共產黨員，有良心的，都跟着我來呀！伙計們！干呀！伙計們！”

一個閃電，照亮了來旺、朱明，在人們眼里他們顯得非常高大，就好像他們比原來還要巨大許多似的。

來旺和朱明先後跳了下來，人們跟在他們後面，滑滑跌跌的，在大風大雨中，在這昏黃的迷蒙中，又大叫大喊的干開了。這大叫大喊顯出了那麼巨大的力量，風聲、雨聲、雷聲、洛河的浪濤聲，在這種大叫大喊下，一下都變得微弱了似的。

張同順往回挪了兩步，就踉蹌下了，背對着昏黃的汽油燈，背對着那羣熾熱得不顧一切的人羣，自己對自己咕嚕着：

“自己跳河，還想拉着別人，你不要命，人家……”此時此刻，恐懼心理完全占有了他，把他平時的阿諛奉承討好都

赶跑了。他就踉蹌在那里，孤零零的，也不下來拾包，也不敢斷然回去。他踉蹌在那里，就好像是一堆破爛一樣，任狂風暴雨吹打着，縮頭縮腦的一動不動，畏懼的看着一河激怒了的河水！

夜光錶上的秒針，不停的跳動着，轉了一圈，又開始了新的一圈。要是有一種什麼巨大的力量，能扼住時間的脖子，讓它停止呼吸一會就好了，哪怕就是一點鐘、半點鐘也好啊！

大風大雨啊，沒個盡頭……

汽油燈更加昏暗了……

而人，覺悟了的人們，不顧一切的人們的力量，是既不可上秤稱，也不可尺子量的，這種力量使一小時不能做完的事，半小時就做完了，事後連人們自己也難於相信，難於說明。眼前條件比任何時候都壞，而抬包壘包却比任何時間都進行得快，比時間還要快得多。

麻包已加高了一公尺，已達到了指揮部的要求，朱明的夜光表是十二點四十一分。可是，這一個個在泥里滾來滾去的獅子一般的人，力氣像是無窮無盡的，抬包壘包，壘包抬包，從不停歇……

一點零七分。

水位標尺那里，夾着風的呼嘯，爆竹似的响了一聲槍响，綠色的信號彈透過雨幕直穿入黑色的天空，然後又慢慢降落下來，就好像一顆流星似的。

“上堤！上堤！”朱明大聲發布着命令。

水猛漲了上來，洪峯來了。

朱明警惕的看着洪峯，洪水的浪頭衝擊着新壘起的麻包，衝擊着新打好的木樁，衝擊着又退了回去，然後又衝擊

着，然后又退了回去……半小時左右，水勢停止上漲，洪水叫擋住了！

朱明回头大声說了句：

“仗打勝了，同志們！”

來旺就站在他身邊，自己以為是對這句話點了點頭，可是，朱明却看見他連頭動都未動。

朱明看着這一個個熟識的臉，心中充滿熱愛，決斷的發布命令：

“都回去睡覺，等待命令。我去南邊工地看看，三區民工晚上已到，調他們來迅速接班。”

“高來旺！”

來旺像軍人那樣答應了一聲：

“有！”

“特別是你，要睡到晌午醒來，早醒一會要處分你！”

來旺像小孩那樣笑了笑，心想：要處分，還是先處分你自己吧。可是沒說出來。

朱明好像突然發現了什麼，大笑着說：

“來旺，你這樣光着腚怎麼回去？”

來旺也好像才意識到自己原來是赤條條的一絲不掛，可是，他再也想不起衣服是脫在什麼地方了。

朱明把自己的水淋淋的長褲脫下，給來旺穿上。來旺穿上朱明的長褲，褲腿只到小腿肚子那里。

人們誰也記不得雨在什麼時候停了。

朱明先往南邊去了。他走着腦子里強烈的閃着這樣的思想：是些多可愛的人啊，覺悟了的羣眾，這就是戰勝一切的力量！而生活又是多么嚴峻無情；生活，生活就是一塊試金

石，誰是真正的亮光閃閃的金子，誰只是渣子，是隱瞞不住的……今夜，就全憑這些金光閃閃的人了，來旺，黑子，……他用手在自己眼前晃了晃，連他自己也搞不清是要趕走這個思想，還是要加強這個思想。他腳步更加快了些。

接班的人來了。

交了班，人們往回走着。

是哪個年青人，還竟有這麼好的興致，滿懷着戰勝者的喜悅心情，一走一滑的唱着：

天上下雨地下流，
小倆口吵架不記仇，
白天吃的一鍋飯，
晚上他睡的是個枕頭……

來旺想笑，但只是咀角動了一下，連笑的力氣也沒有了。上眼皮只想往下耷，他緊緊的摺着自己大腿上的一塊肉。

走到村里的街上，來旺才抬頭望了望天，見鬼！出了一天的星尾。來旺心里咕嚕了句：天干路晌了，什麼就都好办了。

摸到了自己住的过道，借着馬燈的微弱的光，看見王祥聚正在那躺着呢，好像死了一般。來旺心里罵了聲：“惡種！”但來不及多想，立刻在自己睡過的那一角倒下來，睡着了。

一會，就傳來他均勻的呼嚕聲。

黑子拉過單子，悄悄給來旺蓋上。自己想把水淋淋的小褂子脫下擰一擰，這時，他才感到自己的肩膀是這樣的痠痛，竟連抬也抬不起了。

黑子默默的躺在來旺旁邊睡了。

“病”

鄭克西

我是學測量的，剛從學校出來就給分配到隴海綫某段一個小站測量一條工業專用綫，人家都說我們的工作是很有意義的，可是我不這樣想，我到了工作崗位上以後，思想上就沒有痛快過。我們住的這個小車站，總是冷冷清清的，除了一家飯館外，什麼也沒有，我不習慣這種生活，常常搖頭嘆氣：“這種生活真不是人過的。”

和我一塊兒來測量的小彭，對於我這種說法，起先是不表示態度，後來就不客氣的提出批評了。最後簡直就等於罵我說：“過這種生活的又不是你一個人。”好像我的思想就特別落后似的。以後我就不說了。不過心裡總不由我不想。

八月初，老天爺又存心跟我們作對，忽然接二連三的下起雨來了。這裡下雨天走起路來，泥巴恨不得把你的鞋子咬掉，把你的腰桿壞。綫路上的測量工作停頓了。我們把幾名民工全打發回家，叫他們天晴後再來。小學生放假了。像古廟似的小學裡只有我們兩個人。屋檐上滴下來的水珠，點點滴滴的聲音叫人聽來更覺淒涼。小彭自有他的工作，把幾天來的測量記錄整理整理，或者翻翻他隨身不離的“鐵路測量學”，我呢？無聊地躺在村小學的課室裡。大概把課室牆